●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劵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日本同其餘外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例刊

第二百二十五號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刊資洋五角中縫全部洋一元八角零登照算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確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虛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丸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消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使凡疥瘡頑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 每瓶二元

易求無價寶 難得有名烟 愛國同胞請吸著名國貨 金馬牌香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治白濁第一聖藥

科發白濁丸

此丸內含上選純一質藍米雪林丸治白濁之症最為適宜服後仍無有效者[illegible]

經售處上海南京路十二號科發藥房

科發白

精益公司鑒 總行上海英大馬路泥城橋東

光學精深 孝香煙題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為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除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及各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宏獎推偈足見本公司名副其實也 精益眼鏡公司啟

上海三馬路一號 中法儲蓄會 備有詳章函索即寄

繁華世界 金錢如流 水東來西 去欲省而 不能今有 妙法每月 在消耗費 中節省一 份錢去投 入儲蓄會 裏將來可 以集成巨 數并且每 月有得獎 的希望中 法儲蓄會 成立最早 會員最多 當衆開獎 最靠得住 中國政府 立案法國 政府注冊 開獎在即 不要錯過

美貌嬌容

少年化鬚散

五陵公子三河少年翩翩之風度鬑鬑之[illegible]

寄回件上海[illegible]藥房當[illegible]

改造麻面

功勝陸判

嬰孩時代種花不慎或男或女患面麻[illegible]

臌脹

有此妙藥可以無憂如若動刀性命必休

臌脹無憂丹

定價[illegible]

總發行所 正威大藥房

西醫

張世楷秘製 中國瘰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瘰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illegible]

功效 此膏起貼[illegible]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illegible]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illegible]

寒雲鬻字例

寒雲主人好古知書深得三代漢魏之神髓愈窮而書愈工泛遊江海求書者不暇應爰擬定書例如下

楹聯 篆隸行楷每字二元 [illegible]每字二十元 [illegible]款每字加一元

[illegible]代收件處 交通路新民圖書館 新閘路新康里一千○八十一號[illegible]

□游戲新報第一期現已出版

雜誌小說至今日、衰敗已極、大有一落千丈之勢、同人等抱絕大之宏願、挽狂瀾於既倒、犧牲無量精神、耗費無量金錢、特請大文豪百餘人、輯成游戲新報以問世、同人等不沾時下書賈惡習、藉廣告為法螺、諸君請之[illegible]折不扣、郵票代洋九五折、寄費加五分、如掛號另加六分、總發行所蘇州鈕家巷東大園十八號本社、分售處、各埠大書坊、 游戲新報社啟

秋令咳嗽●傷肺傷神

止咳金丹 天下馳名 製此靈藥 造福人羣 三分鐘內 咳止嗽停 貧寒面索 不取分文 富貴人士 祗收藥本 每瓶一元 不靈還銀

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山海關路口吉昌里 造福齋藥房

萬應消癧丸

[illegible]

發行所上海五馬路寶善街[illegible] 正威大藥房

預防花柳奇藥

德國六零六只能醫梅毒新出愛克憐是藥中神既能防梅毒又可防五淋諸君如用此消患於無形 ▲男女常備 ▲幸福無窮

愛克憐

經售處 上海嵩山路逆擺渡房西首中華化學工藝公司 電話中央五七五六 ○杭州[illegible]○北京華歐大藥房○南昌寶華大藥房○福州左海藥房

杭州萬隆老棧

冬令特設名馳南肉分售處

外埠經售家

上海 蘇州觀前 南京 揚州 安慶 無錫 漢口 常州 湖州 嘉興 硤石 甯波 紹興 震澤 約發行所開封 長春 吉林 價目 鄉腿 大包一元一角 小包五角五分 鄉肉 大包一元 小包五角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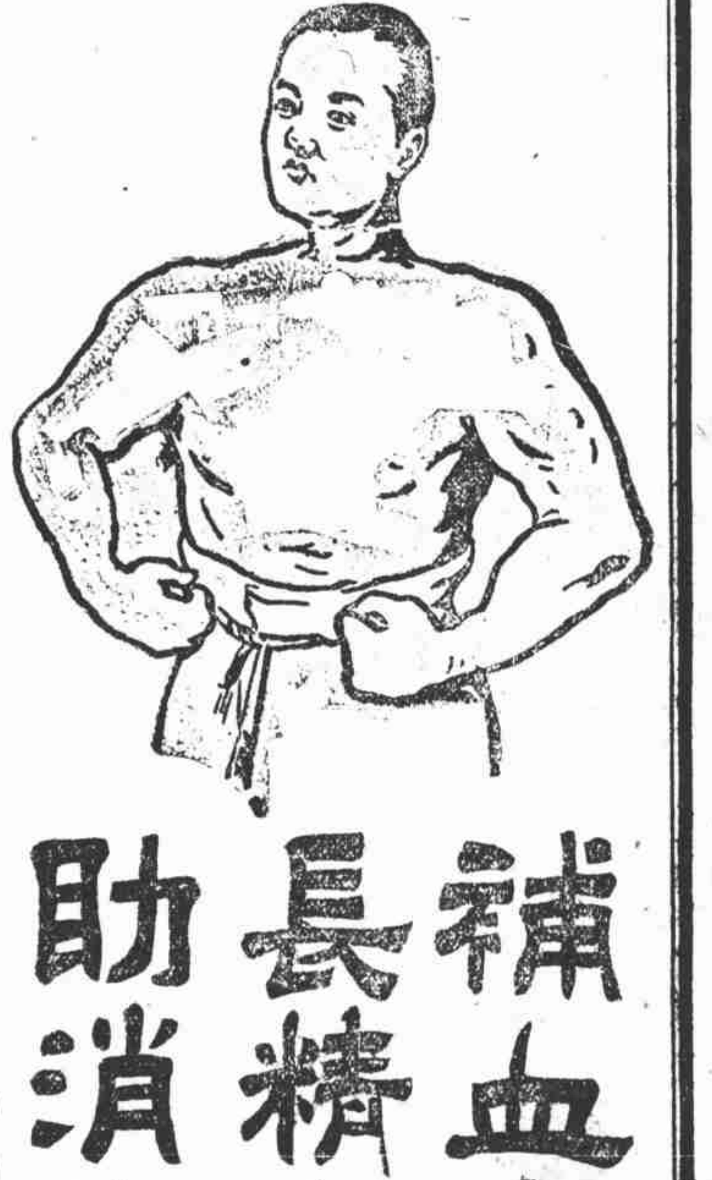
兜安氏補藥片

人之全體賴以榮養者血也血足則精神爽快體常舒泰志氣豪作事勇往血少則形容憔悴志氣昏惰思慮恍惚甚至視聽不靈動作乏力飲食少進疾病時有矣此片由醫藥化學師及世界超等醫學士集思經年悉心研究始獲上等良藥配製而成功能補腦補血凡血虛神經薄脾胃虛弱消化不良氣力衰微精神疲倦奇效而面黃肌瘦普通弱症等若服此片必奏奇效而於幼年婦女貧血面色青白及八歲至十四歲之小孩身體軟弱面無血色者可服此片以助發育而補不足老年人可服此片以助消化恢復精力恒心服之毋使間斷有特殊之效力也

每瓶售洋七角

各埠藥房均有經售

上海北京路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啓



補血氣 長精力 助消化

交通部路政司某販土感言 (丹翁)

中國本是個禁大烟的國、怎樣才開禁的呢、官收了洋藥稅、百姓才能吃大烟的、這樣看來、大煙雖與百姓有害、於官却不能不說是有利、後來竟有好官、居然同外國立起禁烟條約來、煙土又成了禁物了、現在是怎麼樣的人、才有個吃烟的資格、大約也是離了官的臭味總不行、最能吃得自在的、第一是軍官、沒有人敢干涉他、第二是警官、人不敢干涉他、他還敢干涉人、行政官能指揮警官的、他們吃起煙來、更是高枕無憂了、烟土從前並沒有這樣貴、禁烟之後、眞是本小利大、要做頂好的生意、自然是烟土頂好了、上海的哈同花園、足足的抵一座小城池、他裏面的亭台樓閣、和着些異草奇花、設多麼好看、前淸的遺老、那一個不到園裏去、做着老會的領袖、鄉飲禮的賓客、民國的偉人在園裏藏身的也不少、聽人說、都是煙土生意做得好、才能享用這座大花園的、這樣生意、與其被外國人做了去、一定不如中國自巳發財、可是發這宗財、也要有個地位、雲南來的司法總長、不是販過土的嗎、上海的周道台、不是私藏過土的嗎、還要被租界的巡警破獲、是見外洋的官力大了、交通部是個交通最便的、販起違禁的物事來、自然比旁人容易、某報載路政司某販土販到今日、竟有敗露的時候、這眞是某司長的不幸了、論起販土這件事、海軍部陸軍部去做、是穩穩有利、毫無危險的、內務部做、只要貼上封條、那個地方的巡警、不當心保護他、財政部也可做得、關監督就是查出、也要看個情面、外交部也可做得、關監督大約就是交涉員的兼差、便是外國禁烟會的人發覺出來、也有個疏通的法子、交通部既是現在第一個有錢的部、他便不做錯事、別的衙門拿不着薪水的官、拿薪水是拿打折頭紙票子的官、那一個不對着他要紅了眼睛、某司長既是要發這一宗不守法律的財、自然和甚麼海陸軍部內務部財政部外交的人員商量做起個大大的『托辣司』來、大家都見財有分、必然萬安了、大總統縱是天資的聰明、總怕也未必能毅知道、孔夫子說、『放利而行、多怨、』某司長一個人、竟想擔當這種大事、當然不免失敗了、且交通部能得權利的事體、豈應該叫堂堂的總長乾乾淨淨、總長不肯做、司長竟做了、難道是總長嫌錢多麼、可見得總長是不做這樣齷齪生意、須要做大生意的人、這位司長、也算不度德、不量力了、有人說、北幾省近來的旱荒、是從來未有的、災民裏面、有烟癮的諒也不少、這種年頭、飯也沒得吃、那裏有錢吃烟呢、要是這位司長、所販的烟土、全是爲的到災區去平糶、雖然犯了法律、總還不失爲一個慈善大家、大約這種好利的人、斷不肯做這樣沒利息的事、我想這位司長、還算有良心的、假若他貪強盜的運氣、替強盜包運起鎗械來、那我們百姓受了這鎗械的害、我們便罵這位司長、呪這位司長、也無濟於事、他固然可感激、我們老百姓福氣、總還要算不錯

能噓一噱 (蛟躍)

桃花門巷自人間。縹渺芳蹤去不還。驀地神京戎馬急。衝冠一怒爲紅顏。
遼東某帥在京時、悅南妓天香閣、欲爲脫籍、妓殊不願、潛逃赴津以避之、某帥怒極、竟遣馬弁多人、包圍妓院、非勒令交出不可、後經多人緩頰、始幸無事、

口惠其如實未齎。哀鴻滿地朔風淒。可憐忍死須臾際。猶待空梁落燕泥。
北五省旱災、飢民數千萬、嗷嗷待哺、而某系藉以工代振之說、把持振款、不肯散給、飢民坐是死者無算、噫、亦忍矣哉、

瀛台風景足盤桓。便作歡顏大庇寒。得志當爲天下雨。飯團能活幾孤寒。
所謂統一籌後籌備會者、設在瀛台、位置官僚政客、至二百餘人之衆、靳系私人楊公雨(潤)實爲之魁率、人稱爲大飯團、

桃葉桃根競好春。江南金粉話前因。一官得失尋常事。綱得西施肯贈人。
前金陵道尹俞紀琦、以在官納妾、爲蘇省議會所彈劾、巳交高等文官懲戒會議處、

新人與舊戲 (凌霄)

新人對於舊戲批評、約可分爲三派、如蔡孑民、則爲相對的贊成舊戲者、與紅葉千敬、覲韓世昌思凡畢、評爲宗教革命劇、以其語語推翻宗教

上迷信也、或謂編戲者、未必有推翻宗教迷信之意、此殊不然、謂『宗教』『迷信』等類名詞、非編劇時所有則可、却不能斷定當時無此思想、蓋『名詞』爲時下潮流之產品、而『思想』不則必受時代之拘束、如陳獨秀胡適之評儒林外史、謂其中有重『工』輕『讀』的觀念、『工』『讀』等詞、豈儒林外史者腦中所有、然不能謂其無此觀念、是蔡陳胡諸子、未爲誤也、胡適之宋春舫等、則相對的不贊成舊劇者、彼等雖不以舊劇爲然、而頗聲明自身、亦無甚深之研究、以留討論之餘地、所翻譯之外國劇本頗多、已載於新青年雜誌者、有易卜生諸家之編撰多篇、宋氏且赴歐調查、研究西洋戲劇之資料、爲改造新戲之預備、此二人頗能明白革新之正當責任、不止於把舊的罵上一陣、便算我是新、至其所編譯之劇本良否、研究調查之程度若何、暫置不論、要其不抛開提倡新戲之正旨、則不失爲頭腦淸晰也、
錢玄同劉半儂一派、提起舊戲來、不是『燒』、便是『廢』、不是封閉戲園、便是說『腐敗的產物、不要說是西皮二黃、就是崑曲、亦不值幾個銅子、』罵了半天、還是自認於舊劇、毫無研究、依然於所謂新戲、所謂眞戲、毫無表見、吾人乃恍然於新人之出風頭、有一『速成法』、卽『將舊者罵上一陣』則自巳不新而新矣、此是『捷徑』、此是『秘訣』、凡想以新人自見者、多用此法、宜錢劉派之新人、層出不窮矣、其對於舊劇之攻擊、具載於『新青年』四五號、及所謂戲劇改良號、業新戲者、摹其口吻、襲其一套話、有取不盡用不竭之妙、所希望者、舊戲不值錢、則新戲或可以值錢、舊戲園封閉、則新戲場或有人光顧也、亦可哀已、

一件很奇怪的事! (馬二先生)

我到北京已是兩個多月了、每日除了遊覽、訪友、之外、便是看戲、但是我於此巳發見了一件很奇怪的事、不論什麼新的人物、舊的人物、在北京都好看戲、聽戲、並且都好結黨捧角、例如捧梅、(蘭芳)捧劉、(喜奎)捧尚、(小雲)捧鮮、(靈芝)捧韓(世昌)這都是人所共知共見的、
這班捧角家、分子甚爲複雜、有官僚、有軍人、有遺老、有遺少、有名流、有名士、有新聞記者、有學生、有政客等等、
我於此就自巳發生了一個疑問、是『爲什麼新的人物與舊的人物、別的見解不同、獨對於捧角這件事、却都相同呢?』
我記得幼時常見兩位哥哥談伶人事、受先公訓斥、說他們年輕輕的不知學好、却專一在這些不正經的事上用心、可見捧角非舊社會中人物所許可的了、何以現在那些遺老遺少官僚們、都公然捧角、不以爲非呢?
我又記得『新青年』中胡陳錢劉諸位先生們、都是反對舊戲最力的、我以爲這戲是舊社會的產物、當然不能合於新潮流中人物的眼光、然而現在的北大學生中、已畢業與未畢業者、却很有幾位捧角家、難道這些人們、都不曾受過胡陳錢劉諸位先生的陶鑄嗎?何以師弟對於舊戲的感情、却大相反對、至於如此呢?
這個疑問、我至今仍不能解、所以說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十、一、七、

錢又何用? (子寥)

『錢』是人生上最需要底一件東西、世間有多少煩惱痛苦悲慘、和狂妄、悖謬顚倒底事情、總不外乎『孔方老哥』在裏面搗鬼、
但是蘇東坡陸放翁一班人、却把『錢』看得像毫無價値底東西一般、
蘇東坡說道、
『醉裏未知誰得喪、滿江風月不論錢、』
又道、
『一枕淸風値萬錢、無人肯買北窗眠、』
陸放翁說道、
『個中得意君知否、買盡烟波不用錢、』
又道、
『入門明月眞堪友、滿榻淸風不用錢、』
果能如此、錢又何用、

建設與破壞 (非禪)

有破壞、必定有建設、這二樣是連續的名詞、不能分開、如沒有建設的破壞、是一點沒有價値的、這個道理、人人都能了解、不必細說、但是中國人做事、往往專喜說破壞、不講求建設、實在無論什麼上、都可以看得到的、新的道德、沒有立定、就要把舊道德一齊剷除、新的文學、沒有發展、就要把舊的文學廢掉、所以就弄一種靑黃不接、樣樣破產的情形、豈不可嘆、
舊劇是到了末運了、再沒有發展的時候了、稍新一點的人物、沒有一個不把舊劇、罵得狗血噴頭、一錢不値、就算你們的本事大、把舊劇罵倒了剷除淨了、然而社會上就能沒有戲劇嗎、別種戲劇感他的力量、能比舊劇好嗎、所以我現在希望一班罵舊劇的人、稍把破壞的精神、用到建設一種比舊劇較好的新戲而上去、保護舊戲的、把精神用到闡揚發揮舊劇的眞精神上去、然後新劇二種、雙方並進、中國戲劇、方有日進的希望、若是專門我罵你、你罵我、是沒有用的、所以我對於新舊劇人物的第一希望、是主張多講建設、少講破壞、

神州日報 大刷新
定報價格
中國日本　全年洋九元　半年洋五元　三月洋三元
歐美各國　全年十六元　半年洋九元
(郵費在內郵票作九五折)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上海望平街黃字一百六十一號神州日報館啓

口本社代售北京出版之春明日刊
(郵費每份大洋二分每月四角)
(門市每份銅元二枚每月三角)

社會小說 愛克司光錄 (一)(九)(五)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十四回　邏邏囑獨子承家　鬧賭場義僕護主

再說張敬走入劉家大廳、其時海蟾已陪着邵二壁虎一干人、坐在那裏老等、一見了張敬、便大嚷起來、說該罰該罰、怎麼弄到這會子才來、張敬笑道、不瞞衆位說、今早舍間來了一個貴客、少不得略同他周旋周旋、海蟾忙問道、這貴客是誰、張敬道、說來你也該知道、他叫祝鵬文、現今在總統府裏、充當秘書、沒事時候、還同大總統吟吟詩兒、聯聯句兒、委實有點氣派、海蟾不聽則巳、聽了不覺哈哈大笑說道、沒的見鬼能、他這些鬼話、只能騙得你老張、騙不得我老劉、你今晚跑回去、替我問他、大總統的晚晴簃、是個甚麼形狀、他若是答不出、便可知其假、不瞞你說、那厮近來的蹤跡、我却明明白白、從去年便混到陸家莊上、挨在那裏吃碗老米飯、新近又演了一套猪八戒招親、娶的便是兄弟先前那個內人、…張敬聽到這裏、不覺細着一雙眼睛、笑迷迷的說道、哎唷、照這樣講、鵬文輕輕的巳將一頂綠頭巾、給大哥戴上腦袋了、可喜可喜、…劉海蟾不防他冷冷的開了這句頑笑、登時漲得滿臉通紅、也就順口說道、這又算甚麼呢、綠頭巾誰也不曾戴過、便是兒子還保不住老子、像大哥戴着尊大人的綠頭巾、算是紀錄加級、比起兄弟來、兄弟又自愧不如了、(已有破綻、轉去兌人破綻、張敬原自取其辱、)張敬急道、古來孝子、對着父母、捨了性命、都可使得、何况妻子爲身外之物、這件事雖是我們家庭變故、然而略迹原情、總算是我能盡子職、像你這糊塗畜生、原不配明白這大道理、海蟾拍手笑道、毛厠缸越掏越臭、我勸你還是少掉幾句酸文能、古時那個大舜、比你要孝得許多了、我也不曾聽見他叫那娥皇女英、陪着他瞎眼父親、去向一床上兒睡覺、(愈說愈刻毒、眞使張敬難堪)張敬當時被他駁得無言可答、只是氣得渾身打戰、虎吼一聲、跳起來便揪海蟾厮打、誰知他看不淸楚、誤揪着邵二壁虎的衣領、順手一撕、早將邵二壁虎一件甯綢皮馬褂、撕成兩半、邵二壁虎直嚷直喊、鬧得廳上沸反盈天、衆人無不哈哈大笑、做好做歹、將張敬的手臂得下來、張敬聽見邵二壁虎的聲音、方才知道自家錯誤、再要尋劉海蟾、百忙中那裏辨得出海蟾的身影、只得垂頭喪氣、坐在旁邊發很、後來還是那一班賭友、向他跳了一個花臉兒、依舊偪着他入了賭局、

寶盖圖宮秘史(十二) (蛟躍)

朝退、亟命設讌披香閣、爲公爵洗塵、且令福晉偕往、活佛與菩薩爲主席、松彥光汗杭達親王爲陪讌官、禮遇之隆、得未曾有、福晉旣謁菩薩、望見顏色、果極艷麗、不覺帖然心服、菩薩亦暗贊福晉之美、執手款洽、歡若平生、活佛顧之、樂幾忘倦、讌畢、公爵起謝、挈福晉出宮、菩薩語福晉曰、吾與卿別、意良弗忍、願繼此復見也、福晉唯唯而退、蓋菩薩巳徵窺活佛之意旨、必欲得福晉而甘心、故將引而近之、使得進御於活佛、則彼離宮之嫠婦、必因是而漸疏、此其所謂離間之計也、福晉旣去、菩薩與活佛語、卽稍以言餂之、活佛初猶枝梧、久之、乃道歆羨之意、且求助於菩薩、菩薩曰、諾、妾雖不敏、請爲陛下圖之、活佛大悅、
翌晨、公爵夫婦方盥沐、菩薩巳遺內監至、宣召福晉入宮游覽、公爵不敢違命、亟令福晉晚妝、與內監俱往、旣見菩薩、歡洽備至、福晉少菩薩一歲、菩薩呼之曰妹、而使福晉姊之、福晉謙讓未遑、菩薩曰、天生吾兩人、使得聚於一室、良非偶然之事、豈宜復拘拘於禮數乎、福晉感極、不知所云、菩薩則遣秀女數人、導之遊觀、遍歷宮禁、福晉嘆曰、眞仙境也、菩薩更命設讌、觴福晉於含芳宮、酒未及行、而活佛至矣、福晉亟欲起避、菩薩挽之曰、止、世甯有爲人妹、而避其姊夫者、福晉乃與活佛爲禮、活佛笑謂曰、若今爲阜姨、甚幸、於是相將入座、酒蔵紛陳、酬酢之間、漸涉諧謔、福晉初猶矜愼、俄以不勝桮杓、巳微覺有醉意、談笑舉止、寖失常度、而菩薩與活佛、猶更洗勸飮不置、酒味固極醇美、而其性乃至烈、蓋以數種酒精配合而成者、福晉連飮數觥、遂至昏然欲仆、菩薩亟命秀女、扶入一精緻之密室中、活佛踵之以往、福晉巳頹臥於繡榻、奄然失其知覺矣、

記窩窩頭會義務戲(二) (馬二先生)(自北京寄)

第二夜之戲、小培仍未到、『胭脂虎』以某伶庖代、小生德珺如、貼旦諸如香、皆備員而巳、次爲『巴駱和』德寶之駱宏勳、九陣風之巴九奶奶、傳小口之胡理、僅能不使人討厭而巳、殊無甚精彩、又次爲韓世昌之『梳妝擲戟、』余對此君之戲、連觀兩夕、殊不敢妄加稱賞、其身段中部常現一種僵硬之象、論唱、論容、皆無長足述也、此後爲俞五之『金錢豹、』奮迅精悍、有雷霆怒擊、狂風飈發之勢、能使人爲之一暢、其下爲貫大元、尚小雲之『趕三關』、貫之扮相有類鳳卿、唱頗平穩、小雲容止可人、而唱時似甚吃力、捧胸伸頸、厥狀甚苦也、繼以德霖雲甫之『孝義節』、駝雖失潤、德霖則淸朗圓潤、令人聞而神王、惜乃未能終奏、刪去托兆一場、想因時間太促之故、金少梅繼之演『醉酒』、亦祇一場、台下對之頗表滿意、乂宸之『空城計』、唱腔頗多可取、而身段神態稍失之於瘟、遠不如其前一夕之『慶頂珠』、蓋斯戲身分太難描狀、鑫培死後、學之者都無是處、固不僅乂宸爲然也、
『陽平關』小樓之趙雲、鳳卿之黃忠、郝壽臣之曹操、小樓之佳、在人意中、郝壽臣亦今架子花臉之傑出者、北京人多知之、或上海人未及知耳、鳳卿之黃忠、竟能應有儘有、大出余之意表、此等靠把老生戲、非科班出身者、恆難勝任、鳳卿之刀花架子、雖未全是、然彼半途唱戲、能臻此境、亦誠大不易矣、此戲爲是夜之精華所在、
劉鼓之『斬黃袍、』殊覺乏味、彼乃並嗓子亦不肯多賣、最後爲蘭芳之『金山寺、』扮白蛇、容妝妙麗、今時無兩、此誠非可以空言爲之裝點者、先崑後武、俱能優爲、度彼所以演此戲者、當亦因其肄習武戲有得、故以一顯身手爲快也、
兩夜之戲誠佳矣、然聽戲者乃大苦、余第一日四時往、坐於三層樓上、第二日三時卽往、正座亦祇於第十三排上得兩位、晚飯更無暇去吃、祇隨帶餅干點心水菓等、胡亂充飢而巳、而四周之人聲嘈雜、時復因爭座相詬詈、賣食物者、索小費者、査票者、尋人者、紛紛相繼、來往擠於座側、此一種無秩序之現狀、蓋不啻爲現代社會縮小之影相焉、十、一、九、

金少梅與和尙 (非禪)

有廣南湖者、於數月前受比丘戒、名曰顯惠和尙、致書於其友人述其出家之由、以爲世變日亟、非宏揚佛法、不能挽救、似能誠、心皈依者、不數日、又疊致書常道顯者、皆刊報章、爲人共見、章太炎蔚漢微言云、印度法師之尊、遠過國王大臣、比丘白衣、有貢高我慢、而無諂事正長、故居士五戒、不預設此條、此士情實有異、徒以律無阿媚之戒、學佛者無問緇素、皆藉護法之名、諂媚國王大臣、以唏求名利饕、按此則戒律不設卑諂、非厲卑諂、以比丘必無卑諂之事耳、若南湖、殆非所謂唏求名聞利養者耶、日知錄引明馮琦之言中、謂鬢咳唾之餘、以蓋名利之迹、蓋亦此類耳、雖然、阿媚旣無專條、亦不能爲南湖罪、巳前忽見報刊有南湖賀金少梅封文艷親王詩四首、綺麗之語、滿紙皆是、少梅以何大因緣、而得顯惠和尙之賀耶、惟是南湖、旣入佛門、應守戒律、沙彌戒相第七條、明曰、不歌舞倡妓、及故往觀聽、故往觀聽且不可、況作是綺語、是其罪過當居何等、我以是知南湖之僞、我以是定南湖爲佛門之罪人、我說南湖、卽說今世一切學佛若南湖者、並不願佛門中有南湖、及一切若南湖者、

沁香閣隨筆 (涵秋)

近日從友人處、得新華春夢記全册、知爲楊君塵因所著、其刻畫當時政客、幾於窮形盡相、雖按之寔雲主人辛丙秘苑、知書中情事、不盡徵實、然而筆鋒犀利、莊諧雜出、洵能於小說中獨樹一幟、吾畏其人、

答秋澄 (少卿)

鄙人無似、於報端偶有論列、蒙秋澄君不恥下問、謹一一答之、
(一)崑腔之後、吹腔繼與吹腔者、略似崑腔、雖非正宗、實能獨立、然崑班亦附演之、如昭君出塞、崑曲家卽名之曰吹腔、考出塞一折、不止吹腔一種曲牌、所以名吹腔者、概括之詞也、
(二)吹腔有廣狹二義、崑腔之外、有一種曲牌、名曰吹腔、此狹義的、又崑曲家溫演有吹腔調之各戲、不問其是否吹腔、便名之爲吹腔、此廣義的、其至凡用笛者、皆可名曰吹腔、不但笛和云然、卽凡口吹樂器所和之曲、亦莫不然、大抵世俗相傳之吹腔、多指廣義言也、
(三)花鼓探親等之產出、不同時、不同地、或爲土調蛻化、或爲民歌所成、當時旣無正名、自身亦昧出處、不過附庸於崑亂等班、惟存戲名、調名則不著焉、然略可考知一二、花鼓中之曲牌名有『仙花調』『鳳陽歌』『花鼓曲』等、探親有『銀絞絲』或曰『銀紐絲』、廣義言之、皆吹腔也、
(四)曲牌者、一曲之專名、集而言之、又有其公名在、如崑腔、公名也、若『園林好』『江兒水』『玉交枝』則專名矣、又曲牌表示板式、詞格聲音之同異、如(崑腔)(高腔)(弋腔)(亂彈)(梆子)(時調)(小曲)則表其支別出處及韻味之名也、如上言(花鼓曲)(鳳陽歌)(銀紐絲)是吹腔中之牌子名、(吹腔)是一種調之公名、誰有專名、公名愈顯、如吾耳目一觸(園林好)三字、便知是崑腔之一、如無此三字、則并崑腔亦無由知矣、

口介紹新刊

『南洋圖書小說彙編』一書、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之廣告也、都各類小說凡三十篇、皆出鈍根將公兩先生之手、若無意爲廣告、而自是廣告、眞小說界之神品、而又廣告中之聖手矣、吾家光宇及之光蓋琴、爲之繪圖、幾疑洎塵復生也、至各門題眉之書、滑稽不窮、而皆有異趣妙理、天生佳撰六朝以後所無、彼何人斯、不意今日於海上遇之、鄭海藏何詩孫吳倉石趙聲伯諸老翁不能專美於前矣、蒙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見贈本報一册、『爰爲介紹海內外』文同志焉、丹翁識、